

逛街

那次在山居市集,是我和叶子第三次见面。

第一次在天目里,我和曦曦在那边买中古器皿,一对穿着好看气质干净的情侣也在,我们还感叹真好,这么年轻就懂得喜欢这些。

第二次是去叶子和kk去年夏天开的那家不闻山咖啡馆,当时是初次对话。看到他们店内陈设的古道具,其中一个小篮子我印象深刻,惊呼,那天看到的一定是你们! 就是这样奇妙的缘分。你以为初次见面,其实已经遇见过,还看中了同样的东西。

第三次见面,蹲在地上调整市集陈设的叶子抬起头来笑,卷发版

动物

除了家养的宠物猫和在外面流浪的流浪猫外,我觉得还有第三种猫存在。它们介于家养和流浪猫之间,生活在景区,景区是它们的家,偶尔也有景区管理人员投喂,不缺吃的,也不像流浪猫那样怕人——一见人,就像一支离弦的箭一溜烟跑出去很远。

我去南京总统府的那天,天气很好,温暖的阳光像金子一样洒遍人间。走到天王大殿前,我最先被吸引的是走廊上趴着的一只白猫,毛色看起来有点灰灰的——是脏了,估计没人给它洗澡。灰色尾巴挂在那里,一只爪子向前,脑袋直接磕在凳子上,眼睛眯着,一动不动地在晒太阳。我走近它身边,伸手摸了它好一会儿,它才微微地动了动眼睛,甚至都不愿意睁开,一心一意地晒它的太阳,真的好自在,淡然到像一缕清风。这说明,它早已见惯了人来人往的喧哗,是不怕人的。有小孩惊喜地叫着:“妈妈,那里有一只猫咪。”一开始,我并不很关注殿门口的对联。把猫拍下来后,我才看到那副对联:自金田到金陵,成败兴亡一警钟;尊天父开天国,是非功罪千秋鉴。

在桐音馆附近,我又邂逅了一只橘猫——和那天的阳光一样温暖,是我朝着它的背影招呼它:“喵,喵……”它转过身,睁着圆溜溜的眼睛,从容地向我阔步走来。我蹲下来摸它。它很顺从像一个毛茸茸的球般瘫软在了地上。等我要离开的时候,它还弓着腰,过来蹭我的腿,眼神里有期待和温暖。我看见一对年轻的情侣,也热情地去逗弄它了。在我一个人的旅途中,看见这只能与我互动的猫,是一种惊喜。

观察

当初,它们飞进这个房间的时候应该没有经过商量。在我短暂的人生经历里,还没有遇见过哪种动物存在群体商议共同赴死的。蚊类还达不到这样的等级。

百度百科告诉我,蚊类主要靠嗅觉、视觉、温度感知和湿度感知等感觉系统来追踪它们的食物,其中,嗅觉系统是蚊子寻找血源最主要的感知系统。那三只蚊子并排死在墙上,很大概率是因为它们本能里,会发射并共享一种觅见食物才有的气味或者气场。在某个饥肠辘辘的下午,它们以群体的姿态进入这个8平方米的办公室。

作为有29间办公室的大楼,它们为什么要费劲飞到5楼的这个小小的空间。在这个背阴的,从来都晒不到太阳的办公室里,是食物引导它们做出选择,还是命运?

的她温柔明媚。递过来可爱的曲奇杯咖啡,喝完还能把杯子吃了。kk又端来刚出炉的duangduang舒芙蕾给我们,小勺子像蜡烛轻轻晃动的火焰,好可爱,我和她这样表达,她说她就是这么设计的!

那天我被朋友们投喂了三杯咖啡,一晚上没怎么睡。所以这件事也记得特别清晰。也是那天,道别的时候我问叶子,为什么你的店叫CHAI? 我心里想的是:难道是拆?她说,下次见面告诉你!

于是过完年,我约着姑娘们,一起去见她了。左转入窄窄的回春路,再拐进她所在的那一排房子门口,两辆车并排开都很难的那种小

为什么叫CHAI?

汪露婷

路,居然还给我安排了很大一个车位。

那个中午当然是很快乐的,什么也不想,和来往很多年的老朋友聊些闲篇,有喜欢的器皿和植物的光影,喜欢的温柔的女孩子为我们做好吃的甜品和漂亮水。放松地靠在沙发上、椅子上,像是独处的时候一样自在,想随着音乐摇摆。愿意用收藏的作家器来捧出每一杯饮品和每一块小蛋糕的咖啡甜品店,真的很难得。

而我在这样尽兴之后,居然也没忘记在道别的时候问她:“叶子,现在可以告诉我了,为什么你的店叫CHAI?”她回答是因为喜欢那家

做法国甜品的柴田西点,所以想叫“CHAI柴”来呼应。

我坦诚说出:“之前还以为是在老居民区,也许是很快会‘拆’的意思呢!”她惊讶地睁大眼睛:“真的也有这层意思,因为当时柴被注册了,最初我们的中文名字真的就叫拆,因为这边是老房子。”

叶子说后来找到了很好的一个替代字,拆,还是念chái:意思是“同类的人”。

在不沿街的老小区的小巷子里,闹中取静,日复一日安安静静做喜欢的事情。人来人往,总会遇到懂得和珍惜的,同类的人。

花草

玉兰花

王新波

我第一次知道玉兰花时还没见过真实的花朵,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一本连环画报上看到的。

我想不起这个名字,依稀记得是一群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在监狱接受改造,听闻周总理逝世的消息后,商量要扎一个花圈表示祭奠。但是他们找不到扎花圈的材料,就想到了监狱围墙边的那株盛开的白玉兰。于是几个人就乘晚上管制宽松的时间偷偷地爬上树去摘花朵。可惜当花朵已折离树枝准备要离开时,却被巡逻的警卫发现并开了枪。于是负责爬树摘花的人受了伤,其余参与的人也受到了各种惩罚。最后他们却扎出了带着染着鲜血的白玉兰花圈,那一抹红色在沉闷的监狱里显得特别鲜艳与刺目。

当时还在读小学,悲伤的故事让我阅读的时候情绪低落,仿佛有什么东西堵在胸口引起诸多不愉快的心情体验。但我还是心心念念画报里有玉兰花的那几帧图画,那弧形花瓣,半开或已盛开的花形,没有树叶相伴的一树繁花,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那几帧玉兰花的黑白插画,不因时间的流逝而淡化,却似陈年的黄酒,因岁月积淀而更醇厚,总在心里圣洁而高雅地开放着,也把玉兰花的美丽与哀伤联系在一起。

当时还在读小学,悲伤的故事让我阅读的时候情绪低落,仿佛有什么东西堵在胸口引起诸多不愉快的心情体验。但我还是心心念念画报里有玉兰花的那几帧图画,那弧形花瓣,半开或已盛开的花形,没有树叶相伴的一树繁花,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那几帧玉兰花的黑白插画,不因时间的流逝而淡化,却似陈年的黄酒,因岁月积淀而更醇厚,总在心里圣洁而高雅地开放着,也把玉兰花的美丽与哀伤联系在一起。

玉兰又名报恩花,望春花或辛夷,品种一般分为白玉兰、紫玉兰和黄玉兰,属落叶乔木。玉兰的花语是报恩,真挚、纯洁的爱,自古以来朋友间就有互赠玉兰表达情意的习俗。明代朱曰藩的《感辛夷花曲》最后几句,“新诗已旧不堪闻,江南荒馆隔秋云。多情不改年年色,千古芳心持赠君”,就说到了自己与友人间赠送玉兰来表达深厚情谊的情景。明代诗人文征明也有一首《咏玉兰》来描写玉兰花开满枝的盛况:“绰约新妆玉有辉,素娥千队雪成围,我知姑射真仙子,天遣霓裳试羽衣,影落空阶初月冷,香生别院晚风微,玉环飞燕元相敌,笑比江梅不恨肥。”

十几年前家里建了新房,院子规划好后边边角角可以种些花草树木。有次去买菜,看到市场门口有人卖花苗,其中有株光秃秃的苗木下的照片竟然是记忆里的玉兰花。有种与故交久别重逢般的欣喜,买回来后迫不及待自己挖坑种在院子西面的菜地里。第二年春天,枝头挂着毛茸茸的花骨朵慢慢膨大,一夜春雨过后,顶端裂开了小口,露出一小片花瓣,如精致的瓷器,白暂而润泽。

几天以后,内白外紫的花瓣依次展开,瓶型的花朵直立于枝丫之上,春风吹过微微颤动,像一群穿着华服踮着脚尖跳芭蕾的少女。在阳光的照射下,花朵反射出丝绸般细腻的光泽,散发着淡淡的木香,弥漫了整个院子。那时常有一种幻觉,玉兰树是我的朋友,晴朗的春日午后,从记忆的插画里走出来与我窃窃私语地叙旧,而我,可以与童年记忆里那个悲伤的故事好好说声再见,让玉兰与那段记忆不再有所关联,毕竟春光绚丽,阳光灿烂,玉兰花美得让人沉醉。

多年以后,院子里的玉兰树越长越高,花朵越开越多,花朵凋零的时候,飘落的花瓣或白或紫铺满了菜地,我也不会有落花伤感,因为来年,玉兰树又会蓬蓬勃勃地盛开一树繁花与我相聚。可惜有一年夏天,老公嫌弃玉兰树冠高大,树叶大而密集,影响了院子里其他蔬菜的采光,未经我同意就把树砍了。下班回家后看到玉兰树已经被砍成一截一截堆在院子的一角,忍不住大发脾气。院子里别的树木都是老公种的,唯独这株玉兰是我买来种植,觉得老公没有私自处置玉兰树的权利,闷闷不乐了好长时间。

现在本地玉兰树的种植已经非常普遍,公园路旁能随时看到玉兰花靓丽的身影。有天早晨走在上班路上,旁边一株高大的玉兰树枝丫已伸出那家公司的围墙栅栏,整棵树盛放着洁白如玉的花朵,微风拂过,几片花瓣划着弧线飘飞而落。有个妇女蹲在玉兰树下,水龙头哗哗地流着,她举着木榔头捶打着拖把的声音清脆响亮。玉兰花瓣落在她的发梢,她的身上,她的周围,我痴痴地看着近乎唯美的画面,对面的妇女抬起头朝我看了一眼,粲然一笑,我回以微笑算是与她打了招呼。所谓的幸福也不过如此,花间篱下,过平凡生活。

第三种猫

厉勇



慵懒的猫 蒋念文/图

景区里的猫,很显然已经与景区融为一体,有些甚至成了景区的一道风景,是景区的额外加分项。像我这样的爱猫人士,真的太喜欢景区里的猫了——虽然不是它们的

主人,却可以像主人一样去摸它,逗它。猫有灵性,我盯着它看时,它也会盯着我看。和第三种猫对视,我看到了它的安然、恬然、淡然。

三只蚊子在墙上

毛小景

一只死在墙上的蚊子是偶然,两只死在墙上的蚊子应该是命运,那三只死在墙上的蚊子几乎就是万物众生相的一种必然规律的可能。这无序地死在一起的群体,让我感受到了某种有生命韵律的悲剧。就像万物如此宽广辽阔,却那么轻易地就瘫倒在我面前这堵无人问津的洁白的矮墙上。

我想,以群体的姿态出现的物种,总体上是因为虚弱。一个虚弱的个体加上另一个虚弱的个体,会衍生出一个群体的更大虚弱,这虚弱的累积往往更致命,漏洞会呈现坍塌状出现,不堪一击。

曾在这间办公室里散发食物气息的人,是男性还是女性,我想也没什么分别。这些人类社会所谓的胜利者在蚊类的世界里,不经意地就以猎物的姿态出现,这是善本身,还

是恶的一种? 有没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答案是什么没那么重要,也不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关注。

这在墙上的,干枯的,暗红色的血迹,是失败的象征吗? 还是曾经胜利的证明?

它们被拍打在墙上的时候,还留有饱食者的痕迹。这本身就象征着某种胜利。一种在胜利者之上的胜利,有没有可能是更大的胜利呢?

三种相同的死亡,带着三种不同的姿态。有脚越过头顶的挣扎,有拧成一团的逃亡,还有完全舒展的放弃。死亡没有标准答案。如果有人告诉你,什么是死亡的标准答案。那么请一定要保持某种警惕——一种无底线掠夺和蚕食的野心。

蚊类虽可用复眼发现物体,但

视力一般,而且,单靠视觉并不能确定它所发现的物体是否有生命。恍惚间,我竟看见这来来往往的人群,也曾有这样的共性——作为某种工具忙忙碌碌,那我们需要靠什么来分辨这大写的活着的人群拥有生命的可能呢? 还是说我们也很像这在细微处挣扎的蚊群——靠他者的嗅觉、视觉、温度感知和湿度感知来辨别呢?

在这个百无聊赖的下午,窗外的山尖儿上,几朵散云随意地飘着,我想胜利者从不需要答案,猎物也不需要答案。自从去年10月搬进这间办公室,我还未曾被蚊子吸食过,对于一直在探寻答案的我来说,也许它就在此刻,在墙上,在冥冥之中...